

###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纵横谈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 探索创新型人民军队建设规律

李炳彦

党的十九大报告绘制的国家发展宏伟蓝图,包含着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战略;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同时吹响了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号角。一流军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内涵,一流军队首先应当是创新型军队。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前提,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支撑。

## 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是时代赋予的历史命题

当今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加速推进历史进程,时代以前所未有的迅猛速度向前发展。从科技进步的角度讲,在人类发展史上,早期是一个时代贯穿几十个世纪、十几个世纪,如石器时代、铁器时代。后来是一个时代贯穿几个世纪,如蒸汽机时代。现在是一个世纪呈现出几个时代,如电子时代、互联网时代,都是20世纪出现的。人类进入21世纪不到二十年,有端倪可以看出,到达这个世纪中叶,历史的飞舟从信息时代算,起码还要穿越三个时代——智能时代、光子时代、纳米时代。

一部人类发展史,是由一连串变革周期圈构成的。包括科技变革周期圈、经济变革周期圈、政治变革周期圈、军事变革周期圈、文化变革周期圈、国际战略格局演化周期圈……每一种变革周期圈,都有一个发生、发展、高涨、衰退的过程。不同时代,不同变革周期圈,所经历周期过程的时限长短是不一样的。当多个变革周期圈的发展、高涨阶段呈现重叠状态时,这个时代就必然爆发出无穷的创造力。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都是这样。今天,人类在从信息社会向智能社会转型中,持续发生的新技术革命,新一轮产业革命,新军事变革,经济全球化,国际战略格局向多极化演变……时代正处在多种变革洪流高涨期重叠交汇的历史阶段。

在这样的新时代,一个国家的强盛,不仅取决于它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多少,更取决于国家的创新力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一支军队的强弱,不仅取决于它现有的装备水平和兵员数量,更取决于军事创新能力和这种能力持续发挥的程度。

所谓历史机遇期,最重要的含义是指,当变革的浪潮兴起时,能否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勇于适时完成自身的变革,跟上时代步伐。无论国家、军队自身的实际怎样,只有不脱离时代,才能谈不脱离实际。中国从康乾盛世开始,丧失的历史机遇并不是没有抓紧发展经济,而是没有跟上时代步伐,适时向工业社会转型。

一个新的国家战略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另一个新的军事战略命题也必须提出: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

## 战争面貌日益刷新,军事创新是个常态化话题

实际上,新军事变革是一个持续的

### 要点提示

- 一个国家的强盛,不仅取决于它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多少,更取决于国家的创新力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一支军队的强弱,不仅取决于它现有的装备水平和兵员数量,更取决于军事创新能力和这种能力持续发挥的程度。
- 新军事变革是一个持续的军事创新过程,信息化军队、智能化军队,本质上都是创新型军队。
- 创新型军队总是在积极引领军事变革的潮流,而不是待变革的大潮来临时,被动地去适应。

军事创新过程,信息化军队、智能化军队,本质上都是创新型军队。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在军事领域的广泛使用,有力地促进了作战方式、作战样式,乃至作战思想的持续变革。战争面貌的刷新,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就我们已经看到的如下变化,早已冲击着我们的强军理论刷新。

“三非作战”正走向更新阶段。随着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非接触、非线式、非对称作战,已经成为基本的作战方式。实施“三非作战”,进攻的箭头不再靠力量的重锤,一次次推进敌纵深,而是从一开始就进行防区外打击,多维空间作战;从“下象棋”转变为“下围棋”。由此,前方和后方的界限趋于模糊,战略、战役和战术行动融为一体;打击重心将从对方的有生力量,转向侦察预警、指挥控制和防空作战系统、国家政治经济目标;以瘫痪对方的整个作战体系,摧毁对方的战争潜力和国家意志,来达到战略目的。

随着信息技术、制导技术、新材料技术的不断发展,“三非”作战会逐步走向高级阶段。直至战争爆发力不需要向作战地域附近集结力量,在本国领土、军事基地、太空、万物互联网或大洋的某一空间位置,即可实施战略打击。

体系对抗使作战“共同体”变为“功能体”。信息化条件下,自主性体系对抗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基本特征。发达国家军队在推进新军事变革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作战体系建设,在以计算机、通信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实现从情报侦察、情报传输、情报处理、辅助决策、信息共享、指挥控制、精确打击与效果评估的一体化。

这种具有很强灵活性的功能体,是让人忘掉机械化时代陆、海、空常规军事力量在编成上的独立性。联合作战由过去“共同体”式的协同作战,变为“功能体”式的一体化自主作战。“功能体”最突出的特征是自同步、自协同,主导作战节奏,在敌方做出反应之前就能行动。

太空从支援空间走向作战空间。“三非”作战的实施、信息化作战“功能体”的建立,都离不开各类天基系统的支持。可以说,没有对太空的有效控制和利用,信息化建设、信息化战争,甚至新军事变革都将无从谈起。太空正在从一般意义上的作战支援空间向现实作战空间转变,成为世界各大国竞相争夺的战略制高点。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在大力开发利用太空的同时,将着力增强对太空的争夺和控制能力。有资料显示,美俄正在竞相研制和开发陆基、空基、天基武器,以及空间作战飞行器和空天飞机等空间武器平台。太空作战

理论也开始向注重攻防兼备的方向发展,突出强调进攻思想,强调运用各种太空武器系统,同时攻击对方在大气层内外的战略目标。

可以预见,21世纪占领太空这个战略制高点,已经成为衡量大国地位的重要标志。

认知领域里的对抗日趋激烈。新军事变革的一个突出特征,是认知领域里的革命。战争的目的由以往的“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转变为“控制敌人,使之屈服于我的意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学者提出“新脑皮层战”。

“新脑皮层战”,旨在不破坏敌方组织,通过影响、调整敌方领导者的意识、理解力和意志。在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敌人的思想信念,正在成为“新脑皮层战”的首要攻击目标。“新脑皮层战”重在认知领域里的对抗,由此推动着智能化军队的发展,把信息战引向高级阶段。

从以上对新军事变革形势和趋势的简单描述中可以看出:当今的新技术是群发性的,是一个个新技术群的连续出现。这和工业社会以及历史上的技术进步引发的军事变革大不相同。于是,军事变革在展现出个阶段的主潮流、主趋势时,又同时出现许多分潮流、分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分潮流、分趋势,可能变成主潮流,主趋势;原来的主潮流、主趋势则渐渐减弱。所以,对于较远的未来,具有不可预测性;对于现实中显现出来的东西,又有很大的可变性、不稳定性。虽然我们研究新军事变革已经有20多年时间,但至今也还不能看清变革的彼岸。

在新军事变革持续发生的过程中,失去创新力的军队,无法永立潮头。因此,成功的军事变革,不在于已经采用了多少新技术装备,重要的是看有无建立灵敏的军事创新体系,是否掌握了战略规划的科学思路与方法,形成自觉排除变革阻力的强大能量,营造出有利于创新型人才成长的文化氛围,使军事变革常态化、制度化。

## 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应注意把握的一般特征

研究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创新型军队建设实践和我军的历史经验,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需要把握以下几个一般特征:

首先,构成核心军事能力的新技术买不来。在战争史上,每一次军事变革,实际是新的核心军事能力的转移。就

是说,由于新技术运用于军事,新的核心军事能力取代了旧的核心军事能力。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对抗双方谁先拥有了新的核心作战能力,谁就赢得了主动权。

战争历史证明,决定核心军事能力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中日甲午海战前,北洋水师靠从西方购买军舰,一时间,舰艇吨位雄居亚洲之首,但黄海一战,全军覆没,大清帝国的海军也就从此消亡。原因就在于清政府没有掌握最基本的造船技术,也不具备造船的工业基础,更没有像日本那样的创新意识。与此相反,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曾遭到日本海军重创,但他们却愈战愈强,直至彻底打垮日本。重要原因是他们掌握着自主研发核心技术的工业体系。

很显然,没有自主创新能力,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就无法赢得战争的主动权,也不可能建成强大的创新型军队。

其次,创造作战规则者要比适应规则者更主动。所谓创新作战规则,最朴实的解释就是毛主席说的,你打我的,我打我的;你打我时你打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吃掉你。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曾冷静地回顾国共两党几十年战场较量的实践,作了一番评说,认为共军自江西以来,因兵员缺乏,武器寡劣,谈不上军事科学,故以我国古代的军事哲学为基本思想,讲究奇正虚实,讲究运用变化,寓生活于战斗,寓训练于战场,翻陈出新,千锤百炼,狡诈诡诈,神出鬼没,极尽战争艺术之能事。固其战术思想是基于军事哲学的反复实践而形成的一套。国军则以军事科学为军官学校训练的范本,于是学德国、学日本、学苏俄、学美国,东抄西袭,各鸣其是。头脑俄人为主,门户各不相下,对外国的军事科学未得皮毛,反将自己的传统军事哲学抛之无遗,逐渐变成死的训练,死的指挥,死的战法,而无战术思想可言。这番评说还是比较客观、实际的。概括起来,我军的优点是创造作战规则,蒋军的劣势是适应规则。

美军对“非对称作战”有多种解释,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种解释是:“在战场上,要让对手无法按照平时受训的方式作战。”信息时代的战争指导规律,仍然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在“透明化”战场上,仍然有许多不确定性存在;一体化作战指挥,仍然有许多“存乎一心”的东西。创新型军队必须有善于创造“游戏规则”的能力。

第三,一线指挥员有临机处置权。创新型军队的官兵,大都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遇事能够当机立断,快

速反应。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与敌展开激烈的交战后,毛主席在给前线指挥员的电文中,常常有这样的话:必要时,可独立处置,不要来电报告。

海湾战争后,美军修订作战原则时增加了引人注目的两条:一是把现代管理科学中的“墨菲定理”引入作战指导。二是强调“授予下级军官独立处置情况的权力比他们想要的还要多。”

信息时代,情报获取与传输的便利快捷程度,远非昔日所能比。与此同时,由不确定性带来的突发情况,也比以往多得多,从而使传统的“委托式指挥法”仍不失其价值。

第四,一流军队总是在引领潮流。21世纪是个军事变革持续发生的世纪,创新型军队总是在积极引领军事变革的潮流,而不是待变革的大潮来临时,被动地去适应。就像19世纪创造蒸汽舰海战的英国军队,20世纪30年代创造装甲“闪电战”的德国军队,70年代创造电子战的以色列军队一样,21世纪的创新型军队,是自觉地、主动地适时变革。把变革行动由以往的“被组织”,逐步转变为“自组织”。“自组织”的实现,不只是个技术问题,更要靠部队官兵自身素质的提高、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正所谓“一流军队引领潮流,二流军队追赶潮流,三流军队无视潮流”。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改革与变革是既相互联系,又有内涵区别的两个概念。改革是迫于现实矛盾的被动行为,变革则是着眼未来的主动选择。改革可以为变革铺平道路,变革为改革开辟远大的视野。

从战争对抗的视角看,善于创造作战规则方能迫使对方服从我的规则的军队,方可争得战场上的行动自由。创造“十六字诀”的中国工农红军,创造抗日游击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创造抗敌御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都是那个时代的创新型军队。从发展的角度看,创新型军队表现出强烈的变革精神与创新行动。

第五,重在建成军事经济综合体。毛主席有句名言:“战争伟力之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我们借用来说,军队的巨大创新力存于社会之中。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之路,贵在搭建起把社会创造力、社会科技创新成果等及时转化为国防能力的桥梁。

美国兰德公司曾提出一个“军事经济综合体”的发展模式。他们认为,“历史上的所有强国,都在经济优势与军事优势之间建立了良性循环。美国保持超级大国之关键,是保持政府的转化能力,即将社会资源转为双向互动的经济竞争力和军事战斗力。”

美国崛起之路,是一条扩张之路。我们不能走美国的扩张之路,我们的领土主权尚不完整,中华民族的复兴只能是“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真正的军民融合,是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军事-工业融合体”“军事-高科技融合体”“军事-商业融合体”,乃至“军事-经济融合体”。

人民军队在重塑中走向新征程,向着世界一流军队迈进。伟大的使命,远大的目标,要求我们率先建成新时期的创新型人民军队,势在必行,势在必行。

# 把理技融合拓展为研究领域

陈文灵

## 观点争鸣

●既懂理论又懂技术的理技融合研究领域专业人员,对亦理亦技的复杂问题进行集中攻关,产生的效果必将优于理论和技术两支队伍临时捏合而成所产生的效果。

当前,军事学术界对理技融合概念还存有不同看法,尚未形成一个权威的统一定义。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一书的开篇中指出:“任何理论首先必须澄清杂乱的、可以说是混淆不清的概念和观念。只有对名称和概念有了共同的理解,才能清楚地顺利地研究问题,才能同读者常常站在同一立场上。”为此,有必要对理技融合概念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取得学界共识。

对于什么是理技融合,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将理技融合视为理技结合的高级阶段,认为它是一种科研方法,只不过其中的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的结合程度更深,但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之间的区别仍然泾渭分明,并未丧失独立性。第二种观点将理技融合视为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互交叉融合所形成的研究领域,其中的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已经深度融合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与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三足并立,是一个互相平等的关系。

如何理解理技融合,对于致力于坚持理技融合、发展现代军事科学的科研机构而言至关重要,它决定着未来的发展目标和实现路径。如果采用第一种观点,将理技融合视为一种科研方法,那么科研机构就会在平时分别发展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仅在科研攻关时通过行政手段临时将军事理论资源和军事技术资源捏合在一起。当然,这种方法得出的研究成果肯定比传统的单纯依靠军事理论或者单纯依靠军事技术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军事实践需求。然而,这种任务性的临时捏合组队,缺少学科自身发展需求的牵引和推动,仅可满足应急性需求,无法进行常态化创新。

如果采用第二种观点,将理技融合视为一个研究领域,那么科研机构就会在平时大力发展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的交叉衍生学科,如战役学/战术学+军事医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军队指挥学/军事训练学/军制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一旦交叉衍生学科大量出现,那么必然要求科研机构在思想观念、人才培养、政策制度、科研保障等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相关要素进行深度融合,从而打破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泾渭分明、截然两分的局面,形成一个崭新的独立于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的研究领域。不难想象,如果一群既懂理论又懂技术的理技融合研究领域专业人员,对亦理亦技的复杂问题进行集中攻关,产生的效果必将优于理论和技术两支队伍临时捏合而成所产生的效果。

从长远上看,应当将理技融合视为一个独立于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新的研究领域,大力发展理技交叉衍生学科,加强军事科研工作组织模式创新,形成新型军事科研体系,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理技融合,获得“1+1>2”的效果。

## 群策集

随着外军研究的不断深入,军事翻译“需求”日益旺盛,军队院校、科研院所、民间智库等各种力量都积极投身进来,在大大加快译文推出速度的同时,也出现了缺乏统筹、一文多译、资源浪费等问题,特别是由于翻译水平参差不齐,许多翻译成果质量不容乐观,曲解、混淆甚至错译的现象时有发生,给研究人员带来了困惑、制造了障碍,甚至产生“连锁反应”,导致在吸收借鉴外军经验做法时出现偏差、混乱、争议乃至错误。

从世界范围看,不同语言有其产生、发展的特殊背景,孕育出各自独特的语言文化,各国的军事用语在本国语言文化和军事文化双重影响下,也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形式与内涵,转译时须审慎细致、反复推敲。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讲到:“译事三难:信、达、雅。”“信”指译

# 在“信”与“达”上下更大功夫

梁松

文准确,不悖原文,不至曲,不遗漏,也不随意增减意思;“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通顺明白;“雅”的标准更高,要求译文用语得体,简明优雅,富有文采。军事翻译的题材大多比较规矩、严肃,因此译文不一定追求“雅”,但必须强调“信”和“达”。“信”体现的是准确性、可信性和权威性,“达”则体现的是行文流畅性和阅读友好性,唯有“信”“达”兼备、相得益彰,译文才能成为广大研究人员的好工具、好助手,才能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价值。这方面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他对于科学名词的

中译名总是反复推敲,相当严谨。“导弹”最初的中译名有三个:火箭武器、可控火箭和飞弹。钱学森认为,火箭武器太笼统,可控火箭只说明可以控制飞行中的火箭,并没有说明火箭上装有弹头(爆炸物),飞弹则只说明“弹”会飞并没有表达可控的意思,因此他创造了一个新词——导弹,既表达了可以遥控、可以引“导”的意思,又表明是一枚炸“弹”,可谓准确、精当、传神,从此“导弹”一词被大家普遍接受。

在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离不开广泛吸收借鉴世界先进国家的研究成果。作为吸收借鉴过程的桥梁和纽带,军事翻译肩负着更加重要的使命,必须在“信”和“达”上下更大功夫。

首先,应整合军地翻译力量。针对当前军事翻译力量分散,缺乏统筹协调,重复投入重复劳动等问题,应大力整合军地各方翻译力量,加强信息共享、协调任务分工、组织联合攻关、规范翻译标准、抓好质量审查,切实凝聚力量、增强效益、提升质量。其次,应强化译员军事素养。针对军事翻译人员多数为外语专业,翻译成果“军